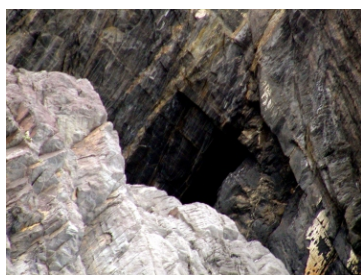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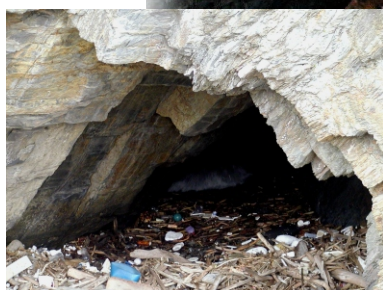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勝蹟篇

遺蹟



↑ 石磨仔孔與三孔



↑ 仙洞坑



仙洞（三孔仔口）

北方漁港的南端，鼻仔頭內，山崖壁立，崖壁之下，有三個孔道，三個相通的孔道。

其中一個，也是最大的一個孔洞，洞口朝內，連接陸地，洞口甚大，高一丈有餘，能同時容納五、六個人走進去。

洞內的石壁上，刻有一名挽髻的妙齡女子，一把梳子，一面鏡子，硃砂為色，畫工精細；洞內，石桌、石椅、石床，皆為天成。

相傳，很久以前，有一仙女在洞中修煉，得道飛昇，悠悠歲月，身影就留在石壁上，連同使用的鏡子、臉盆也成了壁畫；這個洞，北方澳人稱之為仙洞。

另有一說，壁上所畫，和洞內什物，是當

年泊靠北方澳的海盜所留下的，海盜常帶女眷同行，朱瀆的妹妹朱寶珠，當年到北方澳後，就住在三坑口內。

到底誰住過「仙洞」，因時日久遠，實無法查考，耆老劉生根說，他小時候進入仙洞，壁畫仍在，但已不通大海。

三坑仔口的另兩處通道口，面向蘇澳港的海灣內，一南一北，南口的就是「石磨孔」，北口較小，退潮時，二口相通，小孩進出戲耍，漲潮時，海水灌入洞內，水花飛濺，發出陣陣海吼。

遷村後，海軍疏於管理，仙洞裡，堆滿了海沙和漂流木，走入洞底的階梯，也被舊傢俱堵住，壁畫痕跡模糊難辨。

不過，三個洞口依舊，潮漲潮退，落日餘暉裡，迎著強勁海風，帶給人無限遐想。

北方澳燈塔

座落北方澳山尖的蘇澳燈塔，七十六年來，不論陰晴雲雨，始終指引著打漁人回家，它是北方澳的海上地標。

北方澳燈塔，建於日本昭和二年，（一九二七），四方形鋼筋混凝土建築，全白色，是目前台灣地區，唯一碩果僅存的方形燈塔。

燈塔立於斷崖峭壁之上，東臨太平洋，蘇澳港分北方澳、蘇澳、南方澳三個港域，引導漁船之外，燈塔也肩負海防前哨重任。

南方澳是台灣三大漁港之一，為了漁船進出安全，日本政府決定建北方澳燈塔，高七·九公尺，裝四等電石氣閃光燈，每七秒連閃白光二次。

從海水高潮面起算，到燈火中心，高五十六·一公尺，光力一千燭光，燈光並有紅白兩色分弧，作為港口外

三仙台等礁石區警告標示，見光距離卅七公里。



↑↓北方澳燈塔 徐洪銘提供



二次大戰期間，燈塔多次遭盟軍飛機炸毀，光復後，關稅總局海務處接收，民國卅八年修復，裝六等電石氣閃光燈，每七秒一閃，四十二年改為電燈，五十三年換裝五等電燈，光力白光一萬五千燭光，紅光二千六百燭光，見光距離白光為約卅四公里，紅光廿五公里。

配合蘇澳港第三漁港改為小型商港，海關於民國五十五年在北方澳前山的山腰，新建發電機室及宿舍，必要時可自行發電放光，並派人駐守。

五十八年一月，燈光改為四等電燈，光力增強，見光距離提高為卅公里，光力白光二萬一千燭光、紅光三千六百

燭光。七十四年增設雷達標桿，八十一年汰換為雙頻道雷達標桿，效果更佳。



↑ 毛蟹穴仍見滲水

毛

毛蟹穴，位於北方澳進安宮後方，一處山腰之上，有一條石徑通達。

神奇的毛蟹穴，有一個不算久遠的故事，故事是這樣的：不知什麼時候，大澳後方山腰，被人偷造了一座墳，說來奇怪，從此之後，北方澳的人畜不安。

有一天，媽祖突然降壇，顯得不太高興，直指地理遭人破壞，必需阻止，明白告訴信眾，廟後有人偷造墳，破解的方法，是在墳前立一塊石碑。

北方澳居民依言，刻了一塊寫「天上聖母」四個大字的石碑，立在墓碑前，說來奇

怪，石碑樹立不久，墳的主人即承受不住，利用夜深人靜，挖開墳頭，抱走了金斗甕。

墳頭刨開，金斗甕提走之後，也不知什麼緣故，水從挖開的墓穴中，滲漏而出，水不多，滲出時為泡沫狀，一如毛蟹吐沫，因正處吉穴之位，地方上就稱為「毛蟹穴」。

毛蟹穴的水量不大，卻從不乾涸，當年，生活辛苦，美援的麵粉袋，捨不得丟，改成內褲穿，但白色容易髒，山區沒染料，居民想到了水色泛紅的毛蟹穴。

北方澳人將麵粉袋帶到山腰，埋在毛蟹穴的泥中，用腳踩踏，取出浸泡，再踩再泡，如此三、五回，白布袋就變成黃灰色，穿到破都不褪色。

建為軍港之後，毛蟹穴還在，依舊有山泉緩緩滲出，去年，十餘人上山，會同軍方人員尋找那塊刻有「天上聖母」的石碑，卻已遍尋不著。

↓ 尋找毛蟹穴





↑ 風孔近附近的殘敗軍事工事

孔仔

沿戰備道往上走，經過松尾坑，來到「風孔仔」，此處有許多古蹟留存。

曾添賜轉述祖父曾連的話說，小時候（百餘年前），風孔口有清朝留下的厝、辦公廳。如今已不復見，密林中，只有二處看似完整的砌石。

山坡上，菅芒、林投茂密，有一防空壕，深約一米，旁邊是一座防空洞，上面泥土覆蓋，深三米，寬約二米。

再往上走，是一處廢墓園，一塊砂岩墓碑，刻「靖邑、黃游秀琴、右下是己酉年、左下是一大房」，另有十餘座墓，骸骨都已遷走。

往東，有路可通嶺腳，路下，有一棟水泥建築，保存完好，路的右邊，有碉堡、防空壕、可能日據時期的防空工事。

仔澳

蝦仔澳，相傳就是海盜蔡牽、朱瀆登岸的所在，當年，海盜泊靠北方澳，一部份就直接從蝦仔澳，越過山嶺進入北方澳。

海盜船繞過烏屎礁，看到一處天然澳灣，沙灘不小，誤以為到了北方澳，於是泅水上岸，走過的路線，北方澳人依稀還能說得出來。

噶瑪蘭廳志等古籍記載，當年，清軍圍剿朱瀆，水陸並進，陸路部隊越過崇山密林，包抄夾擊，砍竹設陷阻止匪船，從北方澳人的口述研判，有可能曾在蝦仔澳設伏。

蝦仔澳，天然環境優良，魚、蝦、貝、介極為豐富，五十六年前，一天下午，五鬚蝦群湧而至，海灣內密密麻麻，有的被浪打上沙灘，沙灘因而變成紅色。

曾添賜說，他和祖父駕帆船，用手抄網前來捕撈，船船滿載，一天來回三趟，四天下來，捕獲二千多公斤。

蝦子多得難以想像，北方澳的沙灘上，曬滿了五鬚蝦，家家戶戶賺了一筆，光復後，又發生一次類似情形，「蝦仔澳」從此揚名。

↓ 浪花拍岸的蝦仔澳





↑ 砍開高大蘆葦尋找古墓

往燈塔、氣象站方向走，鼻仔頭下，有二座來自唐山的古墓，沒有人知道建於何時，概略估算，至少已有一百三十年。

六十八歲的曾添賜說，小時候，祖父曾連對他說起了一段往事，祖父說，這二座古墓，得地理靈氣，無端顯現，半夜裡，庄頭常有雞鳴狗吠之聲。

庄裡人討論，認為是那二座墳墓破壞了北方澳風水引起，於是請出老媽祖，作法貼符，才恢復寧靜，古墓的後人，得知此事，從此不敢來認。

九十一年三月，在曾添賜、賴榮興等地方人士帶領下，縣史館廖英杰、廖正雄，鎮公所朱榮和、陳美華，中國時報記者簡浴沂、台灣新聞報記者陳素珍等一行，實地調查了解。

鼻仔頭的蘆葦比人還高，一路砍除，在樹叢裡來回穿梭近二個小時，果然找到一座墳墓，墓基還算完整，可惜已不見墓碑，不知墓主是誰，另一座則沒找到，據說，遷村前，二座墓都還完好。



↑ 二百年前的北方澳古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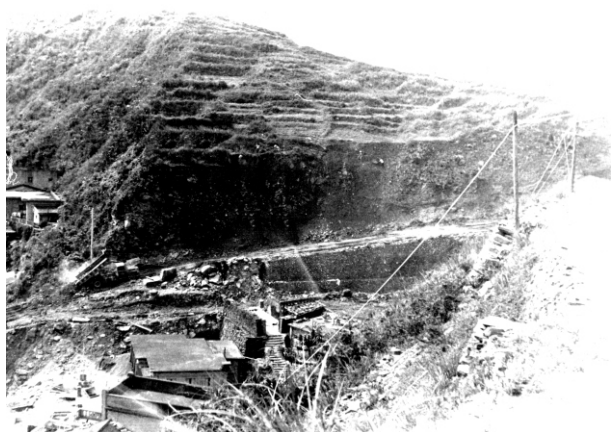
仔口

北方澳曾經築城，是事實，因為還有遺蹟可循，但什麼時候修築，什麼人修築，都已無法查考。

因為耆老也沒看過，連耆老的祖父輩，都沒有見過，不過，聽說確實有城，城不大，沿山臨海而建，城門就在小澳與大澳之間。

城雖毀了，卻留下地名，「城門仔口」就位於小澳的小井附近，地上砌石堆壘相當嚴謹，住城門邊的林阿山、洪阿幸有清楚描述，從基礎的寬廣，約略可推算城牆規模。

據說，最初，大澳有八戶移民落腳，為防堵土匪搶奪、生番出草、海盜劫掠，合力建城把守，城門口就在小澳進入大澳的路上，輪流派人戍守，後來，人多了，大澳住不下，移到小澳，就把城拆了。



↑古城門所在的小澳路 賴茂盛提供

海軍建蘇澳中正基地，工程浩大，事關國家安全，負責設計、施工的總工程師，正是海軍工程專家凌士彥。

凌士彥竭智盡忠，日夜辛勤，奉命接掌龍淵計畫，六十一年策劃靖

波專案，積勞成疾，同年十一月廿五日，因腦溢血因公過世，享年六十七歲。

當時海軍總司令宋長志上將，感念凌士彥功在海軍，在鼻仔頭內，有台灣第一峽美名的南端海峽下，建一座紀念亭，立一座紀念碑，前有龍池噴泉，以慰其在天之靈。



↑凌士彥紀念碑

↓凌士彥紀念亭

